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四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部

#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            |     |
|------------|-----|
| 訂正新著國語文法新序 | 黎錦熙 |
| 國語漫談(二十七)  | 老 談 |
| 代郵         |     |

## 訂正新著國語文法新序

黎錦熙

著述界有一種工作，能者不為，不能者不能為，然必為之而後能者可以使人能，可以使人各取所需以盡所能，而其書之表裏精粗，至體大用，亦可以相得而益彰者，「索引」是也。

這部新著國語文法，出版將及十年（據發行者底報告，銷數總計過三萬，似乎每年平均也有三千人用作課本或參考書的）。現在我自認為成績不好；其原因，就在卷尾缺了一個索引。以這幾天甲乙二友見訪時底談話為證：

甲友說：我曾採用了您這部書教初中的文法，教了一年，太豐富了，沒有教完的時節。您何不另編一部比較簡單的？

我問他：你是怎樣一個教法？他說：逐章逐節，講解發揮。我說：錯了！你怎麼不看看卷首引論中底「國語文法教學法和本書底使用法？」

他說：那豈有不看的？不過我不能照那樣教，我辦不到！

我問：怎麼辦不到？

他說：引論中所謂基本的講授，只要講前三章，尤其是第三章要弄得清楚而熟悉，在初中，

文法底基本法式便算畢業了。但這三章我可敷衍不到一個學期。此其一。引論說第四章以後，不要逐節講下去；即當指定本學期中講讀過的國語為一篇作例題，來做圖解法底「初步的練習」。這本來是很有興味的，並且是極有效力的一個方法。但我可失敗了！上了當了！不成！還是逐章逐節地講下去。——

我駭然了，便請他簡單地舉一個失敗的例。

他說：我曾採了梁任公底某篇文章一小段作練習例題，其中有「所為何來？」一句成語，我就無法圖解，尤其是這個「來」字。引論中教我遇着困難時便向本書中去找解決的方法；您想，這個「來」字教我怎樣找法？

我憤然了，便翻出本書底一四四頁來，指點着說：這「來」字的解決法，不是詳細地說明在這裏嗎？——而且，「所」字可照二五七頁底圖解（口）式去推；「為」是介詞，但在這裏可看作動詞，八一頁和二九〇頁都有其例；「何」是疑問代名詞，一二〇頁已列了表，在這裏是作補足語的：這一句就等於「為的是甚麼呢？」知道是省略了主語

和動詞的一個單句，這不就圖解出來嗎？

他却憤然了，說：先生！這部書是您自己編的，是自已去找，自然是很容易呀！我們一個星期要批改好幾十本的作文卷子，哪還有工夫來預備這個？像您所說，我們至少要把這本翻尋一個整夜呢。

我於是恍然了，告訴他：別忙！待着吧！我替你想個法子總解決。

他日，乙友來了，劈頭一句話：「你害得我好苦哇！」我正待問是怎麼回事，伊忽又轉了辭鋒說：「到現在，我却不發愁了！你總還記得咱們十年前曾經討論過國語文法底標準問題，不久你的新著國語文法出版，我便欣然用作教本，無論教初中，高中，乃至教大學，我總是用這本書的，因為在學校時聽你講過：「語言文字不過是學問底一種工具，文法更不過是一種工具底工具」，所以我反對那種糊塗名稱，不切實用的文法教學；你那引論裏說我們本國學生研究本國文法比學習外國文法，其學習心理底進展完全不同，「辭氣言談，早已慣熟，故你進便覺沈悶，綜覽轉易貫通」，這幾句話我極以為然，所以我贊成你那「一書多級制」底辦法。我照你那引論中所

說的教學法，八九年來，在講堂上圖解了二十來篇白話文，十來篇文言文；起首幾年，遇着困難，無暇翻檢，糊裏糊塗地臨時想些辦法對付過去，自己知道是錯了，隨手翻翻你的書，可又發現書中居然有了解決這困難問題的理論，因此相信你這部文法，確實是從幾十篇白話文圖解的結果所歸納出來的；像這樣瞎撞下去，說錯了，下回改；找着了，隨時補；到了如今，把你這書翻得爛熟了，一上講堂，才覺得確有把握。這就是我十來年歷盡艱辛所得的成績啊。你出個圖解題目給我試試！我想現在能教勝任而愉快地運用你這本書去教學圖解法的，恐怕除了你自己外，還不到幾個人吧？」

我說：謝謝你！他且說：我想，你對於這部書總該想好了一個索引，就請你給我附在本書底後面如何？

伊笑了：我那裏有甚麼索引？索引就在我的腦子裏。

經過這兩次底談話，我感到自己這十年來對於這部書底讀者三萬人負了一種還可以贖的愆尤。於是飛函給商務印書館，報告這次十版訂正本卷尾，至少要附上四十頁底索引（並且請求他們不要加價的）；一面趕緊編製，費了三個星期底工夫，算完成了。

這個索引底用法有二

第一，初中文法底基本法式底教學，本書前三章得此便可不至於不夠用。例如第三章底「主語」，只有「普通名詞」作主語的兩個例句，打開索引一查，「抽象名詞」「動詞」「名詞語」「名詞句」作主語的例，都雁行魚貫而來，「複主語」也不妨提前教學了；「賓語」以下，亦復如是；九種詞品，亦復如是。有了這個索引，教學文法底基本法式時，可以隨意增補，可以另換方式，材料和說明也編在本書裏面，俯拾即是。我那甲友所說的第一個缺點，便可以補救了。（假如要「另編一部比較簡單的」文法時，就按着前三章底幾個題目去找這索引，誰都可以立刻編成的。）

第二用法更重要！練習圖解法時，困難問題往往在用詞的怪異，你就按詞去找索引。例如「來」字在圖解上的困難，不但「所為何來」，還有「來示悲悉」「來來飯」「走來賀喜」「走進一個人來」「省下幾個錢來」「張開口來吃飯」「你且聽我道來」「十來個人」等等「來」字，其詞性或同或異，依常識固可得龍統的判斷，要圖解便須作精析的檢查。有了這個索引，一查即得。我那甲友所說第二個「失敗」

「上當」底危險，也就可以免除了。

寫到這裏，新序本應告終，恰巧京華印書局送來本書總目錄校樣，瞥見總目錄後還有初版時底「附白四」一條，說：

本書卷尾本擬附一個索引，將全書中重要名詞按首一字底筆劃排列，每詞後注明見第幾頁；……但因本書出版期促，加以篇幅已經太多，故只好等將來另出附冊了。這便遲可又遲了十年。現在不得不略述這十年間索引工作底經過：

民十三（一九二四）二月初版出書，友人蕭家霖君就替我編了一個索引，我覺得太簡（因為只有文法名稱，沒有助字），自行動手，有暇更寫卡片，次年（一九二五）寫完，正在繕錄，友人某君（現忘其名）見了，說是既另出一本附冊，何妨把馬氏文通也索引進去，使檢查的人同時可以找到一些古文底例句，拿來語文對照，教學上豈不更或便利？我以為然，這年也 將馬氏文通細加淘洗，一面把馬氏系統打碎，嵌入本書；一面逐詞逐名，分寫卡片；因為要把兩部書合製索引，便不能太流於機械的，須包含一個語文底異同比較。這種工作更為繁雜，到第三年（

一九二六)才完成。忽然一想，馬氏文通無加入了，經傳釋詞和助字辨略兩部書何妨一併加入？不料一動手，才知這種工作更為繁雜，因為若只把牠們的題目(如釋詞底「與」「以」「猶」，助路底「通」「中」「終」)編成索引，未免太簡單了，必須把每一題目下分列的用法(如釋詞底「與」「猶」以「也」，猶「為」也等)和所舉的例句，一一畫在，分別放入本書底系統，再索引到卡片上去。如此細針密織，做了一年，到第四年(民十六，一九二七)也就告成，先油印一個底本，再校一遍即可付排，定名為文法四書索引。這個索引，以今取古，以語例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不料一念之差，竟又把牠擱置起來了，以迄於今。

所謂「一念之差」者，也是受了一個友人(姑隱其名)底教唆，他說：「常言道得好：『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不想你費了這麼大的工夫，却只做了這部『不足廁諸作者之林』的四書索引！你為甚麼不隨手鈔上幾條例句，就編成一部『文法小辭典』呢？銷場大得多啦！而且，人家利用了這這部索引，他就可以按圖索驥，登時編成一部辭典式的文法書；而且他可以舉頭查檢地把這四部書中所引的例句，東鈔西襲，作為自己讀書所得的呢。」我當時雖然反駁了他一句：「索引『就是』給人家利用去編書的！」可是「文法小辭典」也不免為他所動了。於是又就索引底底本從事於補例的工作，這個工作在我本是不甚費力的，一年半載也可完畢——又不料一念之差，更把這個工作擴大了，又拖

延了五六年。這是受了助字辨略底暗示。劉淇底書雖出在王引之以前，考證雖不如王引之底精博，更不能比馬建忠能生在有「泰西葛郎瑪」的時代，可是他的淵源到北王馬兩人高出一等；他不以魏晉以前古籍為斷，也不以「文章正宗」底十來部書為限；唐詩，宋詞，雜記，方俗，其中語詞之特別用例，他能兼收並採。我於補例工作時，常感到由唐宋到現代國語這一階底底語言變遷是很有趣味的，是不可缺略的，却又是向來訓詁學家所不屑置議的，也就是劉淇所能引其端而尚未盡其緒的，因為他的書裏還不會把元曲和元明話本小說中間所有的詞例多量蒐討。但這種蒐討工作，決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那時我才發願作近代語底研究，並提議在各大學設置「近代語研究」講座(提議書見民十七年各報)，後載入國語旬刊第二期)，而這部文法小辭典只得暫行擱筆。想至少總須把宋詞元曲和明清幾部著名白話小說裏頭常見的俗詞蒐充進去，至少要使中學教員和學生讀到這些名著而遇着其中難語句時可以得到這部『文法小辭典』底用處。

又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底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成立了，大規模地蒐集古今典籍中底材料；直到現在(一九三三)，已閱五年。總共蒐集所得，計卡片二百萬張，當然，那裏頭有不少的近代語材料。我這就從『新著國語文法索引』逐字擴大『文法小辭典』，又無形中受了牠們的監視，雖已於民十九(一九三〇)成稿，却越趨越難，不敢出版了。因為既有那麼些的

材料橫陳於前，豈能不去點點便宜，再加補充？那麼，文法小辭典底『小』字，縱不必改為『大』字，似乎也應該刪去了。以上敘明了從本書索引到『文法辭典』的經過，可知十年前本書底『附白函』至今未能實踐的緣故，是有這一大段逐年擴大的，變本加厲的歷史的。然而這十年來用本書作教本的朋友們，却被我『害苦』了，所以現在返本復始，仍照十年前所定的範圍，重擬一個索引附在卷尾，以利檢討而應慰尤。

總而言之，『索引』之為物也，能者不為，不能者不能為，然必為之而後能者可以使人能，使人各取所需以盡所能，而其書之表裏精粗，全體大用，亦可以相得而益彰者，則無疑也。(我希望以後中國一切書籍，都有『能者』給牠們製成索引。假如中國書都有了索引，那些無系統，無見解，無方法，徒然靠着『記誦而博』來欺人的國學大家，便不能逞強了；有系統，有見解，有方法的學者，便不怕沒有多量的材料供他的剽竊了。時間節省，效率增大，故做『索引』工作者，可以說是給學者們延年益壽的，其福緣不可思議！)

最後還得敘明關於本書『訂正』的幾句話：本書國語版第一二版就是第八九版，乃影印本，曾經訂補了一些(那是一件最困難的工作，因為訂補之處，要憑着自己做寫印刷底五六號小字在極小的白紙條上，用漿糊黏上去)。這次第十版，重新排印，訂補較多，可是頁數還不敢有所增減。有人以為教育都新近頒行的『初高中國文課程標準』，

文法注重語體與文言之異同比較和古今中西之翻譯，勸我增補一些『比較』底材料；這個我可以聲明兩事：(一)西文文法名稱底對照，已酌量註入本書索引中。(二)繼續本書底教程，將語文作比較的研究，已另編了一部『比較文法』(著者自己出版，由北平華書店發行)。「比較文法」可適用於高中，本則仍常從初中抄起(本書以四號大字為量本不多，只因有『註』，又有『注意』一項，備學者參考之用；更有人號字底『附說』等，供文法理論上之深究；都屬參考書底範圍，合為一冊，所以覺得多，其實還不完備也)，直到升入大學時，這兩書都還有些用處。三十年來中學教科書底大毛病，就在分量太少(理科除外)，而價錢越趨越貴；前者把學生教得一年一年地低能起來(教科書只用提綱挈領的筆法，這是大錯誤！文法既解放了，應授與的知識，就該多設些在課本裏，學生自己不會閱讀的嗎？自己預習和教室啟發的教學法，誰都會說，誰都不實行；教員要敷衍點，版書許多補充的材料；學生鈔的筆記又不成系統，把頭腦弄得糊裏糊塗；這是教學上很普遍的現象。殊不知提綱挈領，正是教室裏底工作；而讀書的材料，乃是課本裏必須應有盡有的；現在却完全相反)；後者加重學生底負擔，而又期期換書，却沒有一本書可資長期的溫習和參考的。所以更增加中等教育底功能，非把中等各科教科書大加一番改革不可！——這些話又和我那十年前底本書索引一樣，越說越擴大了，就此結上一個『是為序』罷。

## 國語漫談

老談

(二十七)『牢』不破？

牢穩，牢靠——國語裏有這類語詞。單用一個方塊兒「牢」作「牢穩」或「結實」解，如果不是方言，便是死語。(「嘴上沒毛，辦事不牢」，成語也，又當別論。)在文學作品裏這個字很常見。隨手翻開郭沫若先生的新著『春蠶』，就有這麼一句：『這三種形狀像的木楔子有幾條給白蟻蟻蛀過了，怕的不『牢』，須得修補一下。』(頁十四)。這個「給」字何等的「口語化」，而「牢」却是何其文(？)也。文學本來不必與口語相合，這且不提。

但是在早就主張國語應當以北京話作標準的張士一先生，却也要用這個「牢」字，他在『小學國語話教學法』裏舉了兩段：『給』字，其中用了七個「牢」字：一個「釘牢」，兩個「繫牢」，四個「記牢」。至於一般小學國語教科書裏，「牢」更是屢見不一。真令人有「『牢』不可破」之感。試想，一個學了標準國語的兒童，要對他母親說：『爸爸坐『牢』啦！』豈不媽媽一跳？

## 代郵

(關於「詞性」的討論)

先六先生：您所說的「的」的用法，可為一種說法，頗為鑿於，請稍待。至於「國語詞性不確定」，似乎尚待斟酌。您以為『正因為國語詞沒有詞形的變化，咱們倒可以說它們的詞性也是不變的。』這種說法，怕恐難以成

立。文法上的各種詞類，原是根據人的心理上所要表示的各種不同的「觀念」而分的，例如表示獨立存在的實體觀念者為名詞，代表附於實體而存在的「觀念」者為形容詞等等。故所謂「詞性」，乃是指某一詞詞所代表的「觀念」之性質而言也。但同一語詞，有時在語言中表示某一種觀念，有時又可以用它表示另一種觀念。這是英語和中國語裏都有的現象。也就是所謂詞性的變化。因為當其表示甲種觀念時，是一種「性」，表示乙種觀念時，便又是一種「性」了。

英語中詞性的「變」可以拿詞形的「變」來表示，「形變」乃是表示「性變」的一種方法，並非因為有「形變」才有「性變」。國語中「性變」不以「形變」來表示，但亦可以「位變」來表示，故必『依「句」辨品』，若在英語則可『依「形」辨品』矣。

『黃的金子』的『黃』之所以為「形容詞」，乃是因為它形容『金子』(即其所代表之觀念附於『金子』所代表的觀念而存在)；『黃不是紅』的『黃』之不是形容詞，乃是因為他不適合什麼東西(即其所代表的觀念在人的「腦」中獨立存在而不附屬於其他觀念)。句上是發表思想所表示的一個「獨立存在的觀念」，所以要用名詞，而形容詞不能作句主。如果我沒有誤解您的意思，我想我的意見可供您參攷。